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六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四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之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皷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季札聞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漢書匡衡傳亦謂陳夫人好巫

而民多淫祀

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鄭箋游蕩無所不爲王逸楚辭離騷章句引詩作子之蕩兮云蕩蕩無所思慮貌也蕩用今文訓亦與鄭小異

坎其擊缶毛傳盎謂之缶正義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案段安節樂府雜録唐武宗朝郭道源善擊甌以邢甌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其中以箸擊之當是擊缶之遺意

徐常吉毛詩翼說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求得無冬無夏而一以舞爲事者此爾雅所謂恒舞也

子仲之子毛傳子仲陳大夫氏鄭箋之子男子也南方之原傳原大夫氏箋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案此與采唐篇孟姜孟弋孟庸同義男女雜遝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故指其人以惡之也朱道行詩經集思通如荍之贊男悅女握椒之瘁女暱男也直與溱洧采蕑贈勺同風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

穀且于差釋文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徐七何反沈
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从鄭讀翰案詩言
穀旦則差擇義確不可易王肅雖本韓詩作嗟不
如鄭箋之優也
說文解字女部娑字引詩市也婆娑釋文出娑娑字
在穀且上云娑步波反說文作媻則意以娑娑其
下當同作媻娑也又案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詩
作女也婆娑與毛及說文並異
黃櫄詩解豳之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

識績則蠶事興而麻事起矣今陳國男女乃至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韓棨敬姜之績雖則防逸生淫亦以挽回積俗

衡門之下釋文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案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劉楨毛詩義問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邱束晳元居釋亦曰夫何爲乎柲邱張揖廣雅釋邱邱上有木爲柲邱蔡用魯詩同毛作泌束晳張揖作

秘當是齊韓詩而同以邱爲言則與毛傳泌訓泉

水者異矣

可以樂飢釋文以樂本又作𤻲沈云逸詩本有作疒

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尞案

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

𤻲案韓詩外傳列女傳引詩並作可以療飢此沈

重所據以疑𤻲字之非義也陸引說文以駁沈意

仍從鄭作𤻲臧氏拜經日記鄭作𤻲飢不云樂當

爲𤻲是經本作𤻲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

本經文作㵘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是利古本皆作可以㵘飢

正義引王肅孫毓云皆云可以樂飢忘道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王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考辨極爲精覈

東門之池釋文引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安國是申公弟子此是魯詩說

列女傳卷二引詩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又引彼美孟姜可與寤言王照圓補注此本二詩傳以意台之

翰案漢志引詩多用此例又韓詩外傳引詩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晤作唔
東門之楊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失仲春
之月正義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
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
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
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言之家語云羣生閉
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
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

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秋冬而陰氣來霜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喩晩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翰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是古法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嫁娶

之期不得過此月耳然則毛鄭之義固兩相成也
墓門序刺陳佗也而列女傳記此詩甚異傳云辨女
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
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
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有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
其二女曰墓門有楳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楳則有其鴞安
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公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又王逸楚

詞天問章句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

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猶有鴞

汝獨不愧也案列女傳云女乃爲之歌歌舊詩也

楚詞章句明言引詩刺之蓋本陳人刺佗之詩而

桑女又引以刺解居父非謂桑女作此詩也楚詞

章句又引詩訊予不顧訊諫也攷釋文訊之本又

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則訊誶古字通用矣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引楚詞注以爲洪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又謂楳當作棘馬氏瑞辰曰今按玉篇古文棗作𣗥𣗥形似棘蓋譌作𣏟因之毛詩作㮚又作楳耳

成伯璵毛詩指說引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詩爲辭在樂爲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訊之案簡文書佚僅見此條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傳防邑也邛邱也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名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鵲巢二地毗連故詩人指曰之

誰侜予美鄭箋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實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好之誣善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患之意亦本詩序憂讒賊爲說也

說文解字鷊綬也引詩邛有旨鷊集韻入聲二十三錫鷊鷁鶂引說文或作鷁亦從鶪陸佃埤雅邛有

旨鷊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鷊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鷊綬鳥也故鷊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鷊

月出序止言刺好色也不指爲誰而作賈訥叔先生嘗稱或說刺陳靈公也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詩人作刺正謂此事詩中舒字卽謂徵舒窈糾懮受夭紹皆懲憤縈結之意言徵舒將難堪其恥故智者爲之勞

心也以下章林林直斥其邑夏南顯言其字例之

說亦不爲無見也

月出皎兮釋文出皦字云本又作皎今注疏本作皎

說文解字皎月之白也引詩亦作皎文選謝希逸

月賦注引陳風曰月出皦兮佼人僚兮張參五經

文字皦皎今詩風通用之佼人僚兮釋文佼字又

作姣僚字又作嫽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

隱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九皆引詩姣人嫽兮則

別本有作女旁者

佼人懰兮釋文出劉字云本又作懰今注疏本正作懰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劉與釋文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案五經文字懆千到反見詩風則此當作懆陸音非也

朱善詩解頤牆茨作而狄入衛株林詠而楚入陳是之謂女戎

有蒲與荷正義引樊光爾雅注作有蒲與茄茄古荷字傷如之何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璞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拜經

日記唐人說疏引某氏注爾雅郎獎光也其引詩並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荷作茄亦魯詩本也

碩大且儼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引韓詩曰碩大且嬐嬐君注嬐重頤也五檢反文選張茂先雜詩注引韓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引詩亦作展高亦習韓詩者也釋文輾轉一本作展則毛舊本與韓詩並作展也

毛詩國風檜羔裘詁傳訓第十三鄭氏檜譜並作檜

左傳襄二十九年自鄶以下無譏焉檜作鄶漢書地理志其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檜又作會酈道元水經注引劉禎曰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鄶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范處義詩補傳引王肅注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正義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公猶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絶作序者不

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幾世也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曾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又云匪風冀君先教也曾仲不悟亟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亡也

此並是三家佚說

蘇轍穎濱詩說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夫君好盛服不爲大惡而去之何哉檜君之羔裘即曾都之婚內也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君子之心也

羔裘逍遙楚詞九歌湘君王逸章句引詩作狐裘逍遙云逍遙游戲也又九辨章句引詩旖旎其華臧氏庸云即毛詩猗儺其華案王所引詩皆非誤字所據本異耳

姚氏鼐惜抱軒詩說狐裘以朝爲燕見解爲諸侯朝天子非是

庶見素冠兮毛傳素冠練冠也鄭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正義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

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皆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乃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并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遂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又云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呂氏春秋任地篇高誘注引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瘠也有之字無兮字蓋韓詩如此又列女傳引詩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下無兮字蓋魯詩如此

集韻平聲下二僊從緣切傳爾雅傳傳憂也郭璞讀

然則郭讀詩勞心慱慱亦作全音矣

集韻上聲三十三哿倚可切猗阿柔貌詩猗儺其枝

或作阿

漢書王吉傳引檜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詩外傳引傳曰國無道則

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

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

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

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
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此所引傳皆詩傳也
說文解字嘌疾也引詩匪風嘌兮案嘌古文隸作票
漑之釜鬵釋文漑之本又作槪案說文解字槪滌也
引詩槪之釜鬵儀禮饋食禮釋文亦從手
說苑善說篇引詩曰孰能烹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
懷我好音以爲物之相得固其微矣懷之作懷我
姚舜牧詩經疑問簡兮詩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匪

風詩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當時致思於西周者蓋如此

詩緯含神霧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又曰大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汚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蔟音中宮角又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又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俗而好畜又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瞭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又

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
洗音中宮徵又曰曹處季春之位土地𤤶急音中
徵其聲清以急此散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
引其文脫略不具十五國風又缺二南檜豳觀其
十二律配合一十五國中有合併亦十二分野之
法也又李淳風乙巳占引詩緯推度災邶國爲結
蝓之宿營室之精也應亦分十五國言之他無所
見

蜉蝣序國小而迫釋文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

譜云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
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
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氏
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案今注疏本亦有昭公二
字蓋蜉蝣爲刺昭公詩候人以下則共公時詩
鄭譜自相矛楯當從前一說

衣裳楚楚釋文引說文作𪓐𪓐云繪五彩鮮色也蓋
古文如此采采衣服文選禰正平鸚鵡賦注引薛
詩同薛君曰采采盛貌也與毛傳訓衆多亦相近

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
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變易衣服也集傳引
孔疏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也閱
悅懌之意及讀管子掘閱得下乃知閱與悅通也
黃氏日抄掘閱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
管子曰掘閱得下恐當時常談如此探閱挑撥[illegible]
戴氏考正掘拔說文引此作堀云突也突者堀泄
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若管子言詎貿不為折閱不
市折損也閱賣也盡閱與脫通箋所謂解脫正見

此義然則蜉蝣掘閱宜從箋說爲始生時掘地解
脫掘堀通用閱通爲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
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
說忠信之人也正義此則引詩斷章不與詩相當
案欲歸忠信之人正是疾惡虛華之義記固與詩
相通也

何戈與祋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

行列也引詩作荷戈與祋正義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案正義引詩作荷今注疏作何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鄭注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與詩箋不同左傳僖二十四年引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其作已與禮記引詩

作彼記者又異劉賓客嘉話錄引施士丏說詩維鵜在梁云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亦不失比興之意

說文解字婉女黑色也引詩婉兮蔚兮今詩作婉孌下季女爲義與毛義迥別

戴氏震毛鄭詩考正候人末章云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而不失常度故曰薈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

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荀子勸學篇引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心

又富國篇引詩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以爲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身而已又將兼人又議兵篇亦引此詩四語云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說苑反質篇引尸鳩在桑四句下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

者一儀也列女傳卷二亦引尸鳩在桑六句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又卷四引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善人於威儀無差忒案荀子爲魯詩所從出劉向世傳魯詩此皆一家之說也漢書鮑宣傳引詩亦作尸鳩與荀子說苑列女傳引詩同當亦用魯詩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精理名言亦堪諷誦

邱光庭兼明書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日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其弁伊騏釋文騏綦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往往冒玉也或亦作璂綦說文璂或作璂此當爲或亦作璂

陳傳良毛詩解詁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匪風懷周道慨天下之無王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無霸亂極思治也嚴粲詩緝鄭風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公時晉文霸業方盛而係思郇伯何耶文以私憾虐曹也下泉愧木瓜矣二說具有卓識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慨歎貌也引詩慨我寤歎與毛詩作愾異

郇伯勞之毛傳郇侯文王之子爲世伯案郇即左傳所謂畢原酆郇之郇也又廣韻郇音戶關切集韻胡關切皆姓也漢有郇越唐有郇模王世貞宛委餘編郇越之郇音荀郇模之郇音環案今爲郇有郇姓讀環音葢郇模之後也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漦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又匡衡傳引詩大
王躬仁邠國貴恕豳作邠白虎通引詩亦作邠
歐陽修詩本義謂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案王
符潛夫論浮侈篇七月詩大小教之周而復始攷
符引詩多與毛異此必述三家之說恐廬陵傳聞
有誤也
漢書律歷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戌之
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故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詩云七月流火鄭志孫皓問月令

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蓋以爲火星季夏中
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
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
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案正義
引此作吳志以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
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約此節之
文知吳志爲鄭志之誤也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楊愼丹鉛錄以觱栗羌管

解之引俗諺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爲證極有

思致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六引韋曜光毛詩問曰七月

之詩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蜀亦

用爲之案隋志梁有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

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韋曜光疑晉人

避司馬景王諱改稱如韋曜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豳

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

不舉足而耕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
以舉足而耕也此言三月當是謂周之三月劉敞
七經小傳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
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戴溪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
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月正月去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之日自一而數之

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黃氏日抄取岷隱此說桼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日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言之困學紀聞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何屺瞻云箋謂此說精確有味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

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

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饁彼以南畝田畯至喜鄭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簞食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媪於壟畝之間共飲食乎正義引孫說以爲不然云飲食之事禮之所

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田大夫皆仰田間食于此為鄭箋圓成亦有理究之改易經字未為安也

蔡邕考城縣頌女執伊筐用詩語女執懿筐也邕書石經用魯詩齊詩韓詩懿筐作伊筐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

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桑箋之易傳與上說田畯至喜並是言豳國民之於上有家人婦子之說親愛之至也此據婦人謂嫁曰歸較改說為篤者尤近理集傳申其義云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較鄭箋爲固足

戴氏考正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裘自豳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豳公之女公子也自注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又云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此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不煩曲折而語無滲漏矣牟陌人詩說女周公之女公子謂豳伯之子立說奇異未知何據

疏月條桑釋文條徒彫反引沈暢遥反集韻平聲下
內有蓨胥切條枝落也引詩蓨月條桑沈重讀與
超音同今不知有此音矣
七月鳴鵙正義引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
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以爲此理亦可
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也案樊光爾雅注春秋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鵙也以夏至來以冬至去七
月漸寒鵙尙未去豳人聞其鳴聲以爲知時之鳥
若爲載績警焉者故八月共勤於績也與禮記月

三[illegible]頌館補校

令鵙始鳴紀候不同經文非誤也

三之日于耜毛傳豳上晚寒七月鳴鵙二之日其同

鄭箋並云豳地晚寒正義於鳴鵙云此箋當言晚

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

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

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

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

晚也正義雖以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

棲[illegible]乃晚於中國謂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而

亦未嘗不以孫說爲有理也

四月秀葽毛傳葽葽草也鄭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正義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巳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詞也案夏小正之王萯即月令之王瓜生本草所謂上瓜者是也夏小正四月取荼莠幽金履祥通鑑前編以莠上屬幽字自爲句張氏爾岐訂注取荼爲一事莠幽爲一事云詩豳風有秀葽得非以聲相近而致誤與孜楊愼轉注古音二蕭有幽

字是幽葽聲相近之證孔氏廣森大戴禮補注直云葽葽繞也今遠志苗此據爾雅釋草葽繞棘蒬郭璞注今遠志也爲言毛傳云葽草亦隱用爾雅不知葽與正義何竟忘此而他引以致疑耶說文解字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亦謂遠志世亦謂之苦葽又有訛爲莠者方以智通雅植物篇辨之云苦葽一曰狗尾草此相去甚遠豈莠爲狗尾草孔子惡之豈可以秀葽而存兩可之說乎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毛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螒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螽斯羽正義引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

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里是也然則斯螽即爾雅蜇螽莎雞即爾雅之天雞其爲二物明矣顧毛傳及正義說莎雞振羽猶有可議故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按諸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翼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翼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所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類皆陽蟲也陽氣出

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蟄著其將寒之有漸勑

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

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

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

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

把火燃看即如其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

有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案邵氏所說莎雞

即今俗所呼梆梆蟲者與斯螽之爲蝗類者爲二

種亦與陸璣疏所謂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者有別乃崔豹古今注蟲魚篇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混三物而一之似未免於誤矣

集韻平聲下九麻師加切莎莎雞蟲名釋文莎雞音沙徐又音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則莎字沈重本亦作沙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洪邁容齋隨筆以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蓋指農

氏而言非言蟋蟀也

釋文引韓詩云穹屋窮也向北向窗也說文解字向北出牖也引詩塞向墐戸案傳箋不釋穹字此可補注箋釋向字與說文同說文又曰在牆曰牖在屋曰囪囱或作窗牖與窗亦微有別

黃氏日抄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豳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謂

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之時也困學紀聞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旣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又曰豳詩於十月曰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於此案深寧說極名通蓋豳詩改歲只以農畢寒至周有天下遂本此而改正故周禮有正歲之名也

六月食鬱及薁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正義鬱棣屬

者是郁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
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
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
月時食說最詳悉於薁止言是鬱類而小別耳引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
薁李一株並未詳薁之形狀顏師古匡謬正俗嬰
薁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
即是江南嬰薁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拔蒲萄酒
即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薁蒲桃種類殊別

江南自是蒲萄北土乘有嬰薁斯則非一物明矣此第辨嬰薁之非蒲萄究未明薁爲何物也案司馬相如上林賦隱夫薁棣張揖注薁山李也潘岳閑居賦梅杏郁棣之屬李善注郁今之郁李山樱桃也引張揖上林賦注以爲郁與薁音義同魏王花木志燕薁實大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嬰薁詩疏一名車鞅藤豳詩七月食鬱及薁此名燕薁與萌毗魏都賦荚梅楊榔若榴郁棣原注郁俗謂之炘郁張揖廣雅燕薁蘡舌也郭義恭廣志燕薁似梨

早熟此書補正義之缺又唐韻古音引詩食鬱及
薁亦讀作與叶下薂薁稱字爲一讀若爾雅釋草
雚山韭邪詩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及雚以薁爲
雚說文解字雚艸也引詩食鬱及雚與韓詩同又
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薁藤好生
河澨邊得水潤而長又以薁爲葛藟或經字與文
或後師牽混取備一解可也
呂氏春秋孟夏紀天子飲酎用禮樂高誘注酎春醖
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盎春酒至四月始成而用之也

九月叔苴正義叔苴謂拾麻實以供食也案麻實可爲油其糝可以糞田不止於供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可以助男養農夫之具訓義最精

黍稷重穋釋文穋本又作稑案說文解字稑疾熟也引詩黍稷穜稑周禮天官內宰鄭注引詩亦作穜稑初學記卷三白孔六帖卷八十一並同

宵爾索綯鄭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訓綯爲絞與爾

雅言絇絞也正合朱子集傳以之爲索絞也絇索
也而注孟子則仍用綯絞之訓顏師古匡謬正俗
或問曰蒲州燒酒掏謂蒲綯何也答曰此掏既從
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蒲索纏之按爾雅云
絇絞也詩云宵爾索綯即是此義此掏爲加蒲索
故謂之蒲綯此又絇絞之證也
初學記卷七引韓詩云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
結而爲伏陰當是說鑿冰之義
說文解字勝公出也引詩納于勝陰案勝是古文淩

字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正義鄉飲酒禮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徐與喬云豳民記飲食詳矣而用酒惟二介壽親之至躋堂尊之至風之儉也

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猷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用豳以介眉壽以上為

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與注禮小殊要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也黃氏月抄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敎竽笙塤籥簫篪遂笛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樂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迎暑迎寒祈年祭蜡皆令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豳

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竄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雅可頌爲得之而其

詳則雩山之考訂精矣

鄭氏豳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

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
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正義毛
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
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監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
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義皆異於鄭又鴟鴞
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
之功管蔡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
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
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

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許公此之由然王肅駮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正義引王肅說又引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又據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謂馬昭不然而復爲鄭委曲祖護攻史記魯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

代成王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云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誓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官屬之事班固以還書載金縢多古文說康成在東漢末

其說未審所出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集傳則從史記及金縢孔傳後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反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於古别有所本也

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韓詩曰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憐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以葦苕

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之也孟子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趙岐注詩邠風鴟鴞之篇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謂鴟鴞之詩爲刺邠君與毛詩異以趙引韓詩𠍮有梅證之可知此詩用韓爲說矣又釋文於桑土引韓詩作杜義同於拮据引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

於蓄租引韓詩云積也訓詁字義雖與毛詩不殊而大指則乖別矣

孔子家語好生篇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引詩說義與孟子略同惟迨作殆予作余與詩及孟子並異今汝與毛詩合與孟子異說文解字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或作隸引詩隸天之未陰雨

案此是古文字

予羽脩脩正義定本消消作脩脩唐石經呂氏讀詩紀並作脩脩則又與注疏本異也

說文解字嘵懼也引詩唯予音之嘵嘵與毛詩異

說文解字霝雨零也引詩霝雨其濛案霝與零古字通埤雅釋天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羇旅之愁於是爲甚故詩以言其情也深得詩人託興之意或說東山周公悼亡之詩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云古喪禮則然熠燿宵行云燐火婦歎于室云鬼聲凄聽爲言傾駭聽聞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引詩霂雨其濛云濛濛盛貌與

毛詩作濛訓雨貌者異

勿士行枚釋文行毛音衡鄭音衡王戸剛反臧氏拜

經日記經本作銜枚箋云初無銜枚之事王肅改

銜爲行定本爲所惑因增鄭箋作初無行陣銜枚

之事以行陳釋經之行以銜枚釋經之枚陸氏音

鄭箋無行戸剛反則經中行字音亦當同乃以戸

剛反爲王音鄭則音銜是其學識不逮無據何於

箋中又憒憒也盧氏文弨攷證引之云案經行字

似不須改毛音衡橫之於口中也鄭音銜亦就行
讀爲銜王亦不改字而改其音義耳
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
身蜎蜎者蜀詩詁蜀本从虫又加虫俗字也唐韻
古音讀汝叶下野韻
伊威在室毛傳伊威委黍也釋文伊威並如字或傍
加虫者後人增耳又云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
邊案毛傳本爾雅釋蟲文爾雅作蛜威委黍郭璞
注舊說蛜威鼠婦惟蛜字婦字加虫邊說文作蛜

蝛蝬呂靜詩破窻蛑蛖砬並作虫邊集韻上聲八語蝶蝛博雅蝬蝫蝣蝶一曰蝶蛽或从蝛亦書作蝵玉篇亦云蝬蝶埤雅釋蟲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

蠨蛸在戶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段玉裁詩經小學蟰正蠨譌一切經音義引作蟰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字通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八引毛詩義問曰蠨蛸長腳蜘蛛也又引毛詩義鍳曰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蟢子陸璣疏蠨蛸

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釋蟲云螢火曰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

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
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
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云螢
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纂毛以螢
火爲燐正義已辨之其以熠燿爲燐雖與本草螢
火一名熠燿合以此詩下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例之似熠燿止是比擬之詞崔豹古今注螢火一
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

三六嫏嬛館補校

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亦承毛傳說朱子集傳易爲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說本董氏詩故證以說文用燿盛光也引詩熠燿宵行此解確不可易集韻引說文宵行作霄行

鸛鳴于垤毛傳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邵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螘冢蓋是土之隆鋒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斂及于垤皇謂殯門闕也又云葬于

垤皇謂蔡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
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
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聞之以爲雨思夫故歎
于室若以于垤是蛭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
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蛭文何得鑿穴生義
案文選張茂先情詩注引韓詩鸛鳴于垤鸛水鳥
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
之長鳴而喜毛詩之說與韓同義孟子泰山之於
邱垤趙岐注亦曰垤蛭封也詩正義此蟻穴處藥

土爲塚以避淫鸖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冢也天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冢鸖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東觀漢紀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螘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螘穴居知雨將至故螘與此螘封穴知雨之證陸佃埤雅釋蟲螘場謂之坻亦謂之垤从至以螘之徵而能爲垤用其至

也此又垤爲蟻冢之證詩人鸛垤二字含蓋天時
物理之精微毛傳義蘊甚深未可以意訾譏也鸛
釋文本又作䳇按說文雚小爵也引詩雚鳴于垤
又垤蟻封也引詩鸛鳴于垤則鸛與雚二字古通
用也
烝在栗薪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
衆薪也案韓昌黎城南聯句詩紅皺曬簷瓦黃團
繫門衡用紫芝之竹坡詩話載之以爲黃團當是瓜
蔞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瞑目思

犂如振飭補校

之如秋徑晩行身在籬落間瑜謂韓詩二句之妙蓋從東山詩果蓏之實亦施于宇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四語化出也

皇駁其馬毛傳黄白曰皇駵白曰駁正義釋畜文舍人曰駵赤色名曰駁也黄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駵白之義案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俗謂赭白也

親結其縭毛傳縭婦人之褘也正義釋器云婦人之

褘謂之緭褵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獻瓊琨與璪縭兮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縭繫於帶不得直謂之帶章句疏矣韓詩外傳故禮者因人情為文引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言多儀也此則粹然精語

王應麟詩考引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白虎通引詩作皇駁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

也皇訓爲正案毛傳皇匡也鄭箋正其民人而已
皇宜訓大而作匡正解者與三家詩皆作匡惟毛
本作皇毛氏以皇字於義未安故仍用舊本云皇
匡而鄭亦以正解之班固撰集白虎通時毛詩未
立於學解爲正如本作匡今自是通作皇後人順
毛詩而改也

又缺我錡毛傳鑿屬曰錡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錡釋
文於錡引韓詩云木屬於銶引韓詩云鑿屬與毛
正相反案說文解予無銶字木部梂字解云一曰

蓋韓詩與說文合當是傳寫誤耳

四國是吪毛傳吪化也四國是遒傳遒固也鄭箋遒

斂也程子曰吪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遒加於

吪

補廢詩臺予問東山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破斧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伐柯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朱子初說

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

迎周公此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近取之道

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亦用序說後乃改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後易與序不合似前說未可廢也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性情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

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精理名言

朱儒語錄不能相掩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芘也案說文艸部芘草也集韻平聲上六脂類脂切笓篦取鰕具博雅籊筌謂之笓或作篦𥫗則芘笓二字通用玩韓詩之訓蓋以取鰕之具而得鱒魴之大魚有齊山望外意

鱒魴釋文鱒才損反沈又音撰大魚也集韻上聲二十八獮鄒絶切鱒大魚也詩鱒魴沈宜讀案沈宜

乃沈重之訣

埤雅釋魚詩云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蓋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是詩主以言之然則鱒象公之圓而袞衣者道也魴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元袞黼黻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罭之取鱒魴也

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而前行乃顧一之退後又自踏跋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案史志不著此書之目埤雅釋獸引之

說文解字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與毛詩異

說文解字掔固也引詩赤舄掔掔集韻平聲上二十八山掔邱閑切引說文同與毛詩作几几字異

歐陽修詩本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按左傳季札觀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以注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

一仲尼刪定後故不同廬陵所謂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之次第本此攷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聲歌師乙對以歌頌歌大雅歌小雅歌風歌商歌齊頌大雅小雅風之次與今詩風小雅大雅頌之次正相反而於頌之中別出商風之中別出齊師乙亦魯樂師而說詩次與今詩異復與季札所觀不同則在衛之周樂失序久矣孔子適周訪樂於萇宏必得古大史所藏三百篇定本晚年修訂和以中聲故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毛詩源出子夏則今詩是夫子之手澤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正義因言之矣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案三家多以小雅為刺時之詩本於此
蔡邕琴操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殽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者幽隱小人在位周道凌遲必自是始故彈以諷諫

望嫏嬛館補校

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不而刺之故曰鹿鳴此用魯詩說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又十二諸侯年表仁義淩遲鹿鳴刺焉史遷從孔安國問安國爲申公弟子與琴操合知爲一家之說也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康王時詩

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
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
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
嫌之固不可行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引草蟲經云鹿飲食則皆鳴相召
志不相忌也案蘇武古詩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
賓焦贛易林升之乾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
草樂我君子皆用詩鹿鳴義也
邯鄲綽五經折疑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

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緯書已佚見初

學記卷十六

承筐是將鄭箋承猶奉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訓受恩承訓受與將

意隔或非此詩之注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

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案忠信爲周古人多用此訓

孔子家語正論解引詩是則是效漢書敘傳用詩語
亦作效與毛詩是傚義同而字異
周道逶遲釋文引韓詩作倭夷考文選潘安仁西征
賦注引韓詩作威夷險也又孫興公天台山賦注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顏延年秋胡詩注並引
韓詩作威夷唯嵇叔夜琴賦注引韓詩曰周道倭
夷與釋文同又顏延年北使洛詩引韓詩周道倭
遲並與毛詩不異案威畏也夷傷也故以訓險薛
引作威夷者是韓詩本文作倭及倭遲者役人順

毛而改也漢書地理志引詩周道郁夷班固用齊
詩故與毛韓並異
陸佃埤雅釋鳥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
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況詩曰翩翩者鵻烝然來
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烝然後得嘉
魚壹鳥也爾雅曰隹其鳺鴀夫不壹宿壹宿婦之
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四牡曰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

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況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說義曲折而愜於理

王符潛夫論三武篇引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此是用三家舊說

說文解字騤馬行疾也引詩載驟騤騤案騤是古文字

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

謂忠信毋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毋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毋雖懷和是也孫毓異同評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毋懷靡及毋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正義備載其說而無所斷論而於解箋義曰僧語移

叔云是[illegible]者乎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知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然則孔氏亦以鄭義為是矣案國語本作懷和為每懷韋昭解引漢鄭司

農和當爲私亦取鄭義又按列女傳載姜氏引詩
莘莘征夫毎懷靡及云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
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詩意本晉語
亦以懷私爲說劉向用魯詩此又鄭之所本也傳
引詩作莘莘是魯詩經本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
詩侁侁征夫云侁一作莘侁侁往來聲也皆與毛
詩駪駪不同
毛傳說周爰咨諏及咨謀咨度咨詢云忠信爲周訪
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

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皆本春秋內外傳文左傳襄四年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詩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其忠信爲周本魯語又魯語作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餘與內傳同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與毛咨難易不同正義以爲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則毛義固兼該於杜也

淮南子修務訓引詩周爰諮謨 蓋毛詩咨諏之異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夫栘 栘燕兄弟也閔管蔡
之失道夫栘之華蕚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著所出蓋有脫文呂氏讀詩記引爲韓詩
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杜預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 此周公之樂歌常棣

詩爲小雅棠棣國語周語中載此事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是周公之詩征南此注實與內外傳及毛詩皆通鄭衆唐固注國語以爲常棣穆公所作韋昭以爲失韋從賈逵以爲周公所作與杜注合

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鄭樵曰不象萼蔕形與束皙補亡詩白華絳趺唐詩紅萼青趺皆因之文國語晉語三周華不注之山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

伏琛齊記記鞏虞幾服經不與詩鄂不之不同左

傳成十六年有韎韋之跗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作

韎韋之不注讀如幅注屬也幅有虞也杜預集解

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為跗屬

此不跗通用之明證蔡邕彈碁賦萼不韡韡用詩

語鄂又作萼亦古今字程子曰常棣華萼相承甚

力故以興兄弟說文解字韡盛也引詩鄂不韡韡

列女傳引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

唯兄弟甚相懷與箋義合

脊令在原左傳昭七年引詩作䳭鴒釋文脊令一本
作鶺鴒則唐時本又有作脊鴒者矣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
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饇作飫作
饇與毛詩字異醧字訓義亦不同韓詩外傳卷八
引詩和樂且耽與禮記中庸引詩合亦與毛詩異
釋文且湛荅南反又作耽下引韓詩樂之甚也亦
是謂韓詩作耽又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詩作沈
說文解字餕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餕餕飫古今字

芝蘭媛館補校

也

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又潘安仁閒居賦注引勞者何作韓詩序王應麟詩攷引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又文選禰正平鸚鵡賦注顔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當是訓相彼鳥矣義也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悲邕用魯詩亦以伐木爲刺詩

李綽尙書故實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
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
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王楙野客叢書東皐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
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
作詩多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
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云

雎鳩麗黃鸝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案東京賦猶未顯出鶯字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唐人求友出谷諸詩濫觴於此

埤雅釋獸引爾雅釋畜文未成羊羜羜未成羊也又引詩曰既有肥羜而後言旣有肥壯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其一章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旣有肥羜以速諸父言燕禮也二章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章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何楷毛詩世本古

義本此而小變之云伐木一詩循饗食燕三禮饗用太牢詩言肥牡食有飯有殽詩言饋八簋踐籩豆燕飲無算爵無算樂詩言有酒湑無酒酤坎坎鼓蹲蹲舞記所謂周人脩而兼用之者此也

說文解字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所集韻上聲八語所扆爽阻切引說文云云古作扆案此是毛傳許滸之異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戴氏考正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

來朋庶幾非我之不顧非有過於懇惓惓致其親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案此說深得詩人忠厚之旨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酤買也案說文解字亦云酤一宿也徐鍇繫傳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毛許說同於古必有依據蓋酒以陳久者爲善湑湑與醑音義同玉篇醑美酒也釋文湑本又作醑又云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一宿

酒易熟製造不及醕酒之精詩言有酒則湑沛之
足供歡宴假使酒醢即卒造之一宿之酒亦可以共
醉總是情愛無已之意酤本一宿酒名後市肆中
多賣此酒故謂賣酒曰酤亦謂之沽說文酤酒疾
熟也廣韻一宿酒唐韻芳萬切類篇方願切音畈
後人因賣酒之名遂謂賣酒為販正與此同漢時
又有官酤漢書武帝紀初榷酤注謂禁民酤釀獨
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又食貨志曾
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

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所以相御也論語為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鄭氏據此因意既有官酤則王亦可買酒以供飲因訓酤為買也不知官酤乃後世之法周制不聞也時方禁民羣飲乃使緝御者挈瓶赴市井買酒有是理乎然魯匡在王莽時上言已引詩無酒酤我以為酒酤在官則是三家先有是說而鄭氏

從之耳

說文解字竷繇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夊引詩竷竷舞我集韻竷通作坎舞蓋鼓字之誤案吳兢樂府解題漢武帝滅南粤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竷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譌以坎爲空則坎是樂器之名坎坎鼓我其擊坎侯之樂乎

說文墫舞也引詩墫墫舞我玉篇曰从士不从土蓋士旁尊者與樽同方以智通雅謂說文墫从土乃

許氏廳說自監本爾雅王氏詩考陳氏九經考異並从土唐宋人有用墫墫者推埻亦稱之誤从土無謂況从士乎翰案爾雅坎坎墫墫喜也郭璞注皆鼓舞懽喜春秋元命苞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喜墫喜義故从士古人制字具有精意未可輕於置議也

王符潛夫論愼微篇引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與爾雅宜作胡福不除案此引詩保作祿戩作宜何作胡與毛詩異韓詩唐時猶在而釋文不引韓詩

亦升用韓本也細攷所引詩如檜作會與漢書地理志引詩合說行薪與班叔皮賦用詩合班氏世傳齊詩則符亦習齊詩者也又桑柔正義引某氏爾雅注引詩亦作符爾雅學與王符同

周禮秋官蜡氏鄭注儀禮士虞禮鄭注並引詩曰吉圭爲饎賈疏彼蓋是三家詩案周禮注圭絜也王制圭田亦取絜義與毛詩蠲絜字殊而義同矣

禴祠烝嘗毛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正義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王

琴嬛嫏館補校

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公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案春秋公羊傳桓八年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爾雅及毛傳並合董仲舒春秋繁露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始食麥也嘗者以七

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如月之恒毛傳恒弦也鄭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恒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恒反正義集本定本縆字作恒案說文解字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當也引詩如月之恒則許氏只以恒常爲訓作縆者因毛傳訓弦而改也

采薇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紫
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
與詩序及出車詩稱南仲者合而漢書匈奴傳懿
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
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
戒獫狁孔棘又云懿王曾孫宣王中興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則以三詩作於懿王宣王之時蔡
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

荆則又以南仲當宣王時爲將帥之臣又白虎通

三軍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

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

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亦以采薇爲怨詩鹽鐵論繇役篇引詩獫狁

孔熾我是用戒作獫作戒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家

有采薇之思用詩作採漢師傳聞異辭夫各有所

受也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我車作
我輿然則篇名古本亦作出輿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盛貌棠爾雅之名取諸
此說文解字薾華盛貌引詩彼薾維何義與毛同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腓辟也鄭箋腓當作芘此
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程子曰
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棠腓作如
字保腓衛我將率依於車上步卒腓於車後八字
寫車行如畫

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别名謂之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豈不日戒釋文出曰字云音越又人栗反案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詩作豈不日戒與今本注疏同

昔我往矣釋文引韓詩云昔始也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李善注引韓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此二句云據詩

所見自傷哀也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劉峻注遏謝元小字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翰案謝元將才謝安相度於所取詩語見之

史記匈奴傳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引詩多與毛詩異鹽鐵論繇役篇引詩薄伐獫狁四句與史記同

惟作出車小異

集韻平聲下十二庚於驚切央[巾央]鮮明貌引詩旂旐

央央或作[巾央]

韓愈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

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暖風抽宿麥

晴雨卷歸旗從出車篇皆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

來思雨雪載塗翻出施肩吾望夫詞自家夫婿無

消息却恨橋頭賣卜人從杖杜篇卜筮偕止會言

近止翻出

檀車幝幝釋文幝尺善反又勅丹反敝貌從巾單聲
詩作緂音同案說文緂偏緩也與毛詩幝幝訓車
敝義亦相近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他干切幝字
引詩檀車幝幝與陸氏勅丹反微異